苍鹭恋歌

彭荆风
陈希平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电影文学剧本

芦笙恋歌

彭荆风
陈希平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57·北京

芦笙恋歌

彭荆风
陈希平 著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單舍飯寺1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開本787×1092公厘$\frac{1}{32}$·印張2·字数45,000
1957年9月第1版
195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100册　定价(7)0.19元
統一書号：10061·53

内 容 說 明

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国西南边疆地区。

拉祜族青年扎妥是个性格强悍、机智勇敢、体格健壯的小伙子。解放前，他領导拉祜族人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殘酷的斗爭。敌人杀害了他們的亲人、燒毁了他們的住居，搶去了他們的粮食。在战爭中，扎妥离开了心爱的姑娘娜蘭，他的战友們也都牺牲了，只剩他一个人逃到原始森林去过"野人"的生活。可是复仇的怒火在他的胸中燃燒，使他忍受着痛苦和困难活了下来。

娜蘭和扎妥失散后，虽在敌区千方百計地寻找扎妥，始終得不到一点訊息。边疆地区解放后，有一次她和老人阿七給一支勘察队帶路，来到一个森林边緣，他們发現森林里的一个"野人"，原来就是多年前失蹤、生死下落不明的扎妥。經过許多的曲折，娜蘭和扎妥相遇了，这对长期离别的患难恋人，終于团聚，过着眞正幸福的生活。

1950年秋天，在滇南拉祜族地区的原始森林里。

密蔭的树林紧相挨着，連成了一片綠色的海洋。大风起了，森林晃动起来，綠色的海洋也翻滾起了綠色的波浪。

森林深处的枯枝敗叶被踩得“吱吱”作响，一支勘察队的长长行列正在前进着。

帶头的是个年約五、六十岁的拉祜族老汉。他一边向后面的人指点着路途，一边揮着腰刀砍路前进。跟在后边护送他們的解放軍战士，也一手提枪，一手拿着长刀砍路前进。

树枝在噼啪地折断着，倒垂下来的古藤，也象长蛇似的墜了下来，原来是难以通行的密蔭森林，逐漸出現了一条狹窄的道路。

这群人中除了那帶路的拉祜族老汉外，其中还有个年輕的拉祜族姑娘。虽然，森林里的光綫很弱；但，也可以看出这姑娘长得很美丽，那紅潤而秀气的臉，就象那盛开的山茶花一样。可是，这姑娘的眉宇之間，現在却微含着一点愁意。大家都在紧張的行走，誰也沒有去注意她。

路越来越难走了，队伍逐漸拉得很稀疏。

人們都互相呼喊着，关照着。森林里的气氛使人覚得很紧張。一个战士走在后边照顧一个掉队的老科学工作者艰难地爬上一个陡坡，然后又跨过横倒在路头上的那棵几人抱不过的粗大的枯树。这时，旁边的叢林里突然有了一陣簌簌的响动声，似乎有个什么大野物在里边活动。

那战士警覚地側轉过来，赶紧把老科学工作者送上坡去。他还沒来得及看清楚叢林中是什么，“嗖”的一声，一支鋭利的竹箭从叢林中射了出来，正好插在那年輕战士的左臂上，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得他“唉喲”一声，滾倒在地上。

老科学工作者惊慌地叫喊起来。走在前边的战士們都跑回来，端起冲鋒枪对着叢林就扫射。

枪声中，我們看見叢林在剧烈地搖摆，象是有个动物在里面活动。不一会，叢林又恢复寂靜了。

战士們在后边追赶着，但，树海茫茫，一点踪迹也找不到。

人們聚集在一起，在研究这支箭的来源。勘察队的女同志正在給那个負伤的战士包扎。

拉祜族老汉拿着竹箭翻来复去地审視着，不禁露出了惊訝的神色：“奇怪，这支箭真象我們拉祜人創制的。”

那位拉祜姑娘伸手把那支箭拿了过去，臉上也显現出了一种困惑的神色：“这森林里怎么还会有我們拉祜人？”

阿七：“說的是啊！”

那个戴眼鏡的勘察队刘队长，是个初到深山来的老学者。他被这支神秘的竹箭搞得有些不安了，神情紧張地搓着手：“复杂，可是这支箭做的非常粗糙啊！”

解放軍的王排长正从四周搜索了一遍回来，他向阿七說：“阿七爹，依你看，你們拉祜人里，会不会有人受国民党匪特的利用？”

这一下把拉祜老头激怒了，他象受了侮辱似的，脹紅着脖子吼起来：“他們杀我們拉祜人的血还沒干呢，有誰会和这些老黃狗絞在一起！”

王排长也覚察到因为自己的失言，伤害了这拉祜老头的民族自尊心。他沉吟地：“是土匪有意来挑撥我們之間的团結？”

阿七不假思索地：“就是有过呀！前兩年他們就假扮过我們拉祜人呢……”

刘队长紧張地却又很有兴趣地：“噢？有这样的事？”

大家不約而同目光都注視着阿七，听他說下去。

阿七本来想說的，一看到站在旁边的娜蘭的伤感的臉色，就連忙作了个手势："这个，以后再說吧。"

大家都莫名其妙地望着娜蘭。

队伍又継續在森林中前进了。

黃昏。夕阳从西边下去了，森林也逐漸由昏暗变得漆黑了。勘察队和担任护送任务的人民解放軍都宿营了，他們在森林中的泉水边上，选定了一块比較空敞的地方，把长年积聚的腐爛落叶扫开，搭起了行軍布帳篷和草棚。

人們都卷入了宿营前的忙乱中：有的在搭帳篷，有的在砍伐大树桿作搭草棚用的支柱，有的在搭煮飯用的三脚架；有的把枯枝聚在一起燒起了篝火，姑娘們也提起帆布桶到那从森林深处流出来的溪水边上去汲水。月光透过树枝叶照射下来，泉水象一条銀鏈似的在緩緩流着，把姑娘們那美丽的影子都倒映进了水中……

那个拉祜姑娘正弯着腰在森林中拾取燒火用的枯枝，突然她抱着柴迷惑地站住了。这林子怎么这样熟悉呢？曾經在那里見过呀？她仔細注視这四周的一切，看到了几棵倒垂着很多粗大的藤条的大树，树身上有着很深的刀痕和彈痕。望着这一切，她想起来了。兩年前，她确实来过这里，她在这大树下拾过一条头巾呢！她手一松，抱着的柴都掉在地上，哭喊着跪了下去："扎妥……"

勘察队的兩个女絵图員聞声吃惊地跑了过去："娜蘭，你怎么了？"

她們把娜蘭扶起来，靠在一棵老菩提树旁歇歇气。她們不知道姑娘心中的隐情，只是一味地安慰着她："娜蘭，你别哭呀！你……"

在篝火边的人們都被这拉祜姑娘的举动弄呆了。

阿七大爹正团坐在火边吸着旱烟。他很明白这姑娘的心事，不禁叹了口气："唉，这癡情的姑娘！"

一个勘察队員好奇地問："老大爹，怎么回事呀？"

阿七："想起了她的心上人呀！"

勘察队員："是誰呀？"

阿七从背袋里掏出那块发着綠色磷光的矿石来："就是这个以前在森林里拾到过这块矿石的人。"

刘队长："他，就是那个扎妥？"

阿七点头："唉，要是他还在世就好了，他会領你們一直去找到那个磷矿，那也就不必象現在这样的在森林里东找西找了。唉！"

随着他的叹息声，篝火旁也引起了無数声叹息，矿石仍閃爍着綠色的光亮。

刘队长探索秘密似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篝火边的人們也附和地："阿七爹，請你說說吧！"

众人沒有吭声，都靜靜地望着这位拉祜族老人沉思的臉色，等待他說下去。

阿七："我們这一帶的拉祜人呀，每年八月十五日，地里的谷子割完了，远近的人都要穿起新衣服，吹着葫芦笙去赶桑蔭街……兩年前……"

鏡头上出現了一双吹葫芦笙的大手，音乐声中那手势在变化、在逐漸縮小，漸漸又显露出了阿七的全貌。这时，他已变成了兩年前去赶桑蔭街时的阿七了，他正全身穿戴整齐，領着一伙拉祜人吹着葫芦笙在山間小路上走着……

被作为街址的那个山坡上頓时热鬧起来了。那兩棵蒼老的桑树下边的石台上，插滿了香火和瀝着鷄血的紙錢和紙剪的馬，繚繞的烟霧正从那里升起。半山坡上，立着一匹断了腿的

石馬，石馬很高大，是由坚硬的山石自然长成的，四周有葱龍的常青树木，脚下有一堆堆祭祀的紙錢和烟火。为了它，人們不知道創造过多少神話，它終年沉默地站立在这个半山坡上，它是边疆拉祜族人的命运和遭遇的見証人，它看見过拉祜族人欢笑的臉，也看过拉祜族姑娘飄飄欲仙的舞姿，然而，它从来也沒有看到拉祜族人真正得到过美滿和幸福。为了一个美丽的傳說，每年来这里赶桑蔭街的拉祜族人，从来也沒有忘記在它面前摆下丰富的祭品。現在，人們照例地圍着它，由一个年岁較大的拉祜人領头，把大筒大筒的“花酒”倒在它的身上，并向天空鳴枪。然而石馬仍然沉默着……

其他寨子的拉祜族人也从四面八方走来赶热鬧了。

背着葫芦笙和酒壺的拉祜族汉子們，扎着青布包头、穿着艳丽衣裙的拉祜族姑娘們，背着袋子或竹簍，里面装着糌粑和水果的拉祜族妇女們，都沿着小河旁的芭蕉林，向桑蔭街的方向走去……

人越来越多了。

老桑树下热鬧起来了，林蔭下和草地上已經坐滿了来得較早的拉祜族人。

卖东西的商人，遍地摆起了卖茶、卖糌粑的小摊，小炉灶里升起了烟火。

葫芦笙和竹笛已經緩緩地吹奏起来。

一些年輕小伙子已急不可耐地吹起葫芦笙，在草地上跳了起来。和他們熟識的姑娘們也爱恋地圍了过来，逐漸形成了一个圓圈，和着葫芦笙的嘯声，緩慢地跳着舞。

在姑娘們当中，我們看見了一个熟識的臉孔，那是娜蘭。那时她似乎比現在显得更嬌嫩、更美丽，她也是穿着佩滿了丁当銀飾的盛装，含着羞怯的笑容挤在姑娘群中緩步起舞。

阿七大爹走了过来，他背后跟了一个长得很英俊的年輕

人，那就是扎妥，他一对眼睛正在人群中寻找什么……

姑娘們逗弄着娜蘭："你看，扎妥来了，小心你的包头巾呵！"

在姑娘們的哄笑声中，娜蘭含羞地低下了头。但，她那对又圓又黑的水葡萄似的眼睛却在偷偷地向扎妥这边望去。

扎妥腰間挂着銀柄縷花木鞘的长刀，背上背着一支刻制得非常精致的葫芦笙，笙上纏着鮮艳的紅綢子。当他发現了娜蘭那群姑娘們时，就一直朝她們走去，快要接近她們时，他又突然犹豫地在一叢菩提树前停了下来，只是眼望着姑娘們，却不立即走过去。

跳舞开始了。

年輕的拉祜族男女，手拉着手的圍成了無数个圓圈，飞速地旋舞着，無数的舞圈就象無数朵盛开的蓮花。

有人叫喊着："扎妥，来呀！"

扎妥也吹着葫芦笙在圈子中央跳起了舞，他的舞步是那样輕巧熟練，他的葫芦笙吹得那样悠揚悦耳，無数个姑娘們的眼睛都帶着爱慕的神色，象無数点流星似的在他身上轉来轉去。扎妥的葫芦笙吹得更响了。

娜蘭一边跳着舞，一边不住地用眼睛偷偷瞧着扎妥。看得入了神，她的舞步也逐漸变得緩慢錯乱了，一不留神，却踩着了旁边女伴的裙角，那姑娘含笑地輕輕推了她一下，俏皮地說："心都飞了！"

娜蘭的臉羞紅了，又迅速地合着节拍跳了起来。

年紀比較大些的拉祜族汉子在一旁席地坐着，互相讓着酒。

山寨里的炊烟升起来了，他們还在狂欢地跳着、唱着。

金黃色的又圓又大的月亮从老桑树和芭蕉林的后面升起来了，他們依然在狂欢的跳着、唱着。

小伙子們搶包头巾的时机到了。年青的拉祜族汉子悄悄地

从自己选中了的姑娘的头上，迅速地抓下包头巾来，然后隐入一片朦胧的深林里，接着，姑娘也流星般的跟了过去。

娜蘭一边跳着，仍然时时用焦急的眼睛瞟着扎妥，扎妥这时却又回到了那棵菩提树下站着。

阿七大爹喝得醉醺醺地走过来；低低地向扎妥打趣："小伙子，你怎么象个木头似的立在这里呀？"

扎妥帶着几分自尊地："要是她不肯，那多难为情！"

阿七忍不住撚着那修长的花白胡须大笑了起来："哈哈，你这年輕汉子怎么怕起姑娘来了！你沒看見她的眼睛……"

娜蘭那对含情脉脉的大眼正向扎妥望着，恰好碰上了扎妥的眼光，她紅着臉低下了头，立即合着舞步把身子旋了过去……

扎妥若有所悟地、幸福的笑了，他大着胆子走了过来。就在这时，一个冒失的小伙子急速地象只餓虎似的扑到了娜蘭身边，伸手就去搶包头巾，娜蘭早有了防备，她輕巧地往旁边一閃，那小伙子扑了个空，踉蹌地几乎摔倒在地上。

舞圈当中引起了一陣哄笑。那小伙子紅着臉走开了。跳舞还在継續着。

又有一个拉祜小伙子踩着輕快的舞步向娜蘭走过去。扎妥急了，一个箭步就搶到了前边，趁着娜蘭剛轉过身子时，猛地一下把娜蘭的青布包头巾抓到了手里，迅速地向漆黑的树林中奔去。場子上立刻响起了一片笑声和喊叫声，只有那个落后了一步的拉祜小伙子在頓脚叹息。娜蘭又幸福又害羞地赶紧用双手捂住了臉龐，她定了定神，也跟着跑进了树林中。

娜蘭在林子旁边迷惑地停住了脚步，眼前是一片黑黝黝的树林。她不知道搶她包头巾的汉子在哪里，她焦急起来了。

扎妥在林子里輕輕地吹了一声芦笙。

娜蘭含羞地笑了，她大胆地朝着芦笙响起的方向走进了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林。

黑暗中有一只有力的大手伸过去，輕輕地把她抱上了树桿。娜蘭发出了一声幸福的笑声。

扎妥和娜蘭紧挨着坐在一棵蒼老的菩提树的树桿上。

月亮从浮云中露出来了，透过菩提树枝，把那淡黃色的月光照在这对年青恋人的臉上。

这里很幽靜，只隐約可以听到远处那欢乐的歌声和笑声。

扎妥輕輕地撫弄着娜蘭那丰滿的肩头："你真相信我嗎，娜蘭？"

娜蘭温柔地摸着扎妥粗大的手："相信，就象相信十五的月亮一定会又光又圓一样。"

扎妥："好，我明天就帶着礼物去見你阿爸阿媽。告訴我，娜蘭，該帶什么礼物好呢？"

娜蘭含羞地："我阿爹是个最好的猎手。"

扎妥："是嗎？"他懂得娜蘭的意思了。

月亮在移动，林子里漸漸变得阴暗了。这一对男女也逐漸变成了一对黑色剪影，影子在靠攏，逐漸变成了一个……扎妥那只葫芦笙从树上輕輕地掉了下来，接着娜蘭的包头巾也掉了下来，林中的夜鳥也被惊得展翅飞了起来……

月亮仍在云端里緩慢地移动着……

第二天早上。

扎妥和阿七帶着明火枪和弩弓走出了寨子，猎犬在他們身边奔跑着。

他們在山腰的小路上走着。扎妥突然把阿七領进了另一个树木葱籠的林子里。

阿七站住了，大声怒喊道："回来，那里不能够去。"

扎妥固执地："能够去。"

阿七更是不高兴了："伢这孩子，怎么不听老人的話？"

扎妥："大爹，伢过来吧！这边有一条路呢！"

阿七不高兴地嘀咕着走过去："我就不相信，这一块地方我走过三、四十年了。"

扎妥把阿七領到了一个悬岩边上，那悬岩象个獅子头似的突出去，下边阴森森的也不知道有多深。

扎妥首先抓着一根古藤滑了下来，大声喊着："阿七大爹，伢下来呀！"

那洪亮的声音在谷底回响着。

阿七伸头往下看了看："伢以为我老了，不敢下去？"他把包头巾整一整，也抓着一根古藤滑了下去。

悬岩下边又出現了一座更加密蔭的原始森林，尽是些高过人头的野草杂树。这里阴森森的簡直沒人来过，他們只好拔出刀来砍路前进。

阿七不滿意地："这是什么地方，我活了这么大年紀也沒来过。"

扎妥乐呵呵地笑着："要打大野物，就要到沒人来过的地方。"

密密的灌木叢和許多高大的無名古树，由蛛网般的生了毛的蔓藤連接起来，树連着树，叶連着叶，濃密得把外面的阳光都隔絶了，森林里是这样阴暗潮湿，靜得似乎永远沒有人进来一样。

小猴成群的在树桿上爬来爬去，一会兒順着倒垂的碗口粗的蔓藤滑了下来，一会兒又从这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还把树上的野果子相互擲来擲去，看見人来了，"吱"的一声就逃跑了。

胆小的馬鹿在森林里警覚地走着，那怕是附近有一点声响，也会使它惊惶不安。

狡黠的野兎和狐狸在森林中敏捷地活动着……

扎妥对这些都熟視無睹，只是一直往前走去，阿七蹙着眉在后面紧紧地跟着他。

阿七越走越不耐煩了："你只是直往山里鑽，你倒底想打什么去求婚？"

扎妥含着笑："你說打到什么才算是真正的猎人？"

阿七恍然大悟地："啊，你这孩子真冒失，你存心要打豹子，为什么不多邀几个人来？"

扎妥："靠人多打豹子，那算什么好猎手？"

阿七摸着花白的胡子笑了。

越往里走，森林就越显得黑暗，路也更狹窄了。正在这时，警覚的阿七突然用鼻子嗅了嗅："好腥的味道，好腥的味道！"

扎妥也聞到了这迎面扑来的腥风，急忙用眼睛向四处探視着："一定有大野物！"

猎犬在狂吠着。

突然，左边深草叢中"呼"地响起了一声山崩地裂的大吼声，跳出了一只金錢花紋的大豹子，一直向扎妥身上扑去。

阿七急忙往树后一閃大叫起来："扎妥快躲开！"

扎妥看見豹子向他扑来，知道跑不脫了，眼睛里也燃燒起火焰来了，只好硬着头皮端起明火枪向豹子刺去。这突然的举动倒把豹子吓了一跳，張咀就咬住了明火枪，狂吼着，刁起尾巴搖摆着，那巨大的吼声把树林也震得似乎在搖摆。躲在大树背后的阿七看到这情形，急忙搭起弩弓："扎妥，快丢下明火枪上树去！"

扎妥沒有跑开，却趁着豹子还正在狂吼搖摆着的时候，猛地一扳枪机，"轟"地一声，把个豹子头打的稀爛……

阿七从树后跳了出来，狂热地抱住扎妥："小伙子，你真是有本事，别說一个娜蘭姑娘，就是十个娜蘭也会嫁給你！"

一場搏斗之后，扎妥已是全身軟癱無力了，他往地上一坐，犹有余悸地揩了揩額头上的冷汗："这下好了，有了求婚的礼物了！"

阿七走过去試了試豹子的重量："嗬！这么重，得回去找几个人来抬才行呢！"

拉祜族汉子們扛着豹子从山上走回寨子来了。

寨子里傳来了人們的嚎哭声、叫罵声、馬嘶声。

他們都惊愕地停住了脚步，顚起脚尖来張望。他們看到寨子的場子上，有着国民党的征粮队，公然地在搶粮食和打人，象土匪一样把粮食一馱一馱的馱到馬上去，然而馬却不肯走，立起来嘶叫着……

拉祜族人們臉上那欣喜的神色都消失了，咬牙切齿地罵着："又是那般老黃狗征粮队。"

阿七大爹的老眼里充滿了憤慨的湿泪，他恨恨地罵着："年年谷子一黃就来了，还要不要我們拉祜人活呵！"

扎妥把腰刀一拔，首先吼了起来："这班豹子抬的，我和他們拼命去。"

阿七一把拉住了他："扎妥，不要这样魯莽，小心惹出了大乱子来。"

扎妥："还能讓他們就这样随便打人？"

阿七："和他們慢慢講理去。"

扎妥："講理？那一年講理了？"

阿七叹了口气："唉！你們这些年輕人，拼命又有什么好下場？"

寨子里的哀号声、哭声更响亮了。

众人着急地："快走。"

他們停止了爭論，加快步子向寨子里奔去。

寨子里仍是一片哭叫声和匪征粮队的殘暴的罵声。

一个拉祜老人正被那些征粮队反綑着手在鞭打，一条条的血痕在这老人的瘦弱身体上出現。他在呻吟……

鞭子如雨点般抽下去，妇女們在旁边哭泣哀求拉扯，鞭子也殘酷地向妇女們身上抽去。

扎妥一直冲到了那匪队长“一撮毛”跟前，一手隔开他的鞭子，喊道：“你为什么打我們的老人？”他边說着，伸手就去解那拉祜老人身上的繩索。

“一撮毛”沒防到突然会奔来这样一个人，他最初有些愕然，但，立即又恢复了他那凶狠的声势，他吼道：“你是什么人？說！”

扎妥也不甘示弱地：“我是拉祜人，我叫扎妥。”

一撮毛：“啊——你就是扎妥那个坏蛋？就是你去年打死过官兵的。”他耀武揚威地把鞭子一揚，“来，把这家伙也綑起来。”

那些匪征粮队員吆喝了一声，如狼似虎的拥了上来。

娜蘭不覚失声喊了出来：“扎妥！”她恐惧地紧抓住扎妥的手臂。

阿七也帶着那些拉祜汉子們拥了上去，他用身子护住了扎妥：“不能呀！你們不能乱綑人呀！”

众人也同声喊着：“你們不能够綑他。”

一撮毛冷笑地舞了舞鞭子：“嘿嘿，不能綑？”他突然更大声地吼了起来，“他帶着你們倮黑人抗粮，这就犯了国法。”

扎妥仍然是怒不可遏地：“你們随便打人、綑人，就不算犯法嗎？”

一撮毛：“嗬！就是你这个爛倮黑搗蛋。給我抓起来。”

扎妥：“你敢。”他一伸手就去拔腰刀。

娜蘭担心地拉住他：“扎妥，不要这样。”

一撮毛被娜蘭的美丽搞得心神晃蕩了，他奸笑着："还是这姑娘懂事。"

娜蘭不理他。一撮毛目不轉睛地盯着娜蘭打主意。

扎妥气得無可奈何，把娜蘭往身子后边一拉："回家去，娜蘭。"

一撮毛奸笑："回去干什么？这样好了，你們繳不起公粮就算了，只要叫这位姑娘跟我們回去，向我們上司說明白就行了。"

阿七这忠厚老人，一眼就看出了这匪徒的鬼計，他气得顫巍巍地挤过去，指着一撮毛对大家說道："你們不要听他的鬼話，他是存心不良……"

一撮毛对着阿七劈臉就是一耳光："老狗，你多嘴！"

阿七一下摔倒在地上："哦，你打人？"

扎妥已是忍無可忍了，他揮起腰刀，就劈翻了一个匪征粮队員。

阿七也趁势拔出了腰刀向一撮毛砍去，污血从这家伙的額头上流了下来，他急忙抱着流血的头向旁边閃去。

拉祜人都激怒起来了，个个都跃跃欲試，匪征粮队这时倒反而畏縮起来，他們清楚：这些拉祜族人动起武来，他們若再还击，一定都会被劈死的，于是狼狽地蹓着脚退走……

拉祜人也感到滿足了，高兴地笑起来，跳跃着，那面写着"第七征粮大队"的三角旗也倒在污泥中，被人們尽情地踩踏着。

無数只脚还在泥地上尽情踩踏着，在音乐声中，那混乱的脚步逐漸变成了輕松愉快的有节奏的舞步……

人們吹着葫芦笙、彈着三弦琴，男男女女都穿起了节日的盛装，抬着那只豹子，护送着扎妥走往娜蘭家認亲来了。

娜蘭的老父母喜盈盈地在自己竹楼前迎接着这些来賀喜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